三年前我在臺東大學領傑出教學獎時，學校要我代表受獎人致詞，我就上去講了一個故事，就是底下文章的楷體字部分。後來又再多加了一些文字，成了這篇文章，與大家分享。

他是我爸爸，也是我五、六年級的自然老師。

他是臺東師範的校友，畢業後，就回故鄉玉里，在那兒教了一輩子書，到 65 歲屆齡才退休，純教書，從來沒幹過行政。在玉里鎮有好多家庭三代都被他教過，全鎮的人都認識曾老師。

身為曾老師的兒子當然也不容易，我唸高中時交女朋友，為了怕情書被老爸發現，我給了同學的住址，結果郵差先生還是把信交給我爸，說：「老師，這是給世杰的，地址寫錯了。」

爸爸對動植物、地質和天文特別感興趣，方向感奇佳，爬山時在霧中轉了半天，仍然能分辨東西南北；他中學時在電氣行當學徒，有甲種、乙種電匠執照，電學原理熟透，五十年前就是火腿族，能自己裝短波收音機，當然被警總列管；玉里的水電行一有疑難雜症就會來問曾老師，因此，他擔任多年的自然科任老師，再恰當不過。

他上課善用各種表徵，有天在講太陽和地球的大小比例，他帶我們班到操場，以一段棉線為半徑，畫了一個大圓，說：「太陽有這麼大。」再從口袋掏出一個銅板，丟在圓裡，說：「地球就這麼大。」他在綠綠的中庭草坪上，設置了一個小小的白色氣象站，同學們每天都因此可以知道雨量、溫濕度和風向。他有一個學生吳茂昆，後來當了國科會主委，一次應「科學人」雜誌邀稿時，撰文提到這一生對他影響最深遠的人，就是玉里國小自然課老師曾霖炳。吳茂昆稱讚他是位學術淵博、教學認真又有方法的老師。吳茂昆說：「他將我帶入大自然的奇妙世界，也促使我有了成為科學家的想法」。

從小看著老爸早晨抱著一疊簿子到學校去，下午又抱著一疊簿子跟著路隊回家。

我常看到他在燈下批改作業，其期望之高、批改之仔細，迄今難忘。上個月我有個小學同學會，同學們還在講：「你爸改自然作業簿，對我們寫字的要求，比教國語的班導師還嚴。」有的同學還記得：「『木』那一豎是不能打鈎的。」、「一行字寫歪了，老師會用尺劃一條紅線，重寫！」、「每個錯字，你爸都要在旁邊劃一個紅框，要我們更正。」那時一班有 55 人，一個年級有忠、孝、仁、愛、信、義、和、平 8 班，要改的簿子就有 440 本。假設每星期有 3 頁的功課，累算起來就是 1320 頁，這還不包括導護、跟路隊、男老師輪班值夜等工作。現在的老師真的很難想像。

老爸退休前，有朋友告訴他：「老曾，你不是高血壓嗎？你可以請長期病假，然後用不適任老師的辦法退，這樣領的錢一毛沒少，還可以少幹兩年！」老爸聽了勃然大怒：「我哪裡不適任了？」

老爸一向是優良教師，在校最後幾年都帶高年級班，每任的家長會會長還想辦法要把孩子塞到他班上。要退休了，國小校長哀聲嘆氣，說為什麼沒有多幾個曾老師，好讓他安排班級容易一點。

一年清明，家人正在掃墓，有一位先生過來向爸爸鞠躬。這位先生的身影是玉里人都熟悉的，他有輕微的腦性麻痺，手腳不靈便，又因為極嚴重的暴牙，講的話沒有幾個人聽得懂，因此沒有工作。我記得他總在夏天揹著木箱賣枝仔冰，但後來大家有電冰箱了，他只能在鎮裡的喪禮裡執白紼，或喜慶裡打雜。他離開後，我問：「爸，他講了半天，都說了什麼？」

老爸淡淡的說：「來說謝謝的，他說，他從小到大，只有我給他改過簿子。」原來，這位學生因為肢體障礙，字寫不進格子裡。老爸為他刻了鋼板，製作大格的作業簿，油印後釘成一本給他，要他寫功課，並且認真的為他批改。

那麼多年了，這位學生頭髮都花白了，他這輩子都沒有就業，不能像一般人那樣有點成就，他的人生挫折的時間居多。但每次我想到，他的人生這麼不順利，但因為曾經有位老師關心他，改了他的簿子，讓他在最困頓的時候，想到老師曾經給他的溫暖，而對這世界心存感激，我就覺得當老師是個偉大的工作。

老家的木板牆上，還有小朋友的畫作、學生的相片。過年過節，這些「小朋友」來家裡看老爸，我才驚覺他們都不小了。原來那個教育部頒贈的「教澤深長」是這個意思。

我爸是個國小老師，純教書，從來沒幹過行政，教了一輩子。他當然沒有偉大的功績，我猜母校不會選他當傑出校友，大概也不會有建築物以他命名。可是，他用他的生命，做了真正重要的事。

因為工作需要，我經常有機會到國中小去。因此有幸親眼看見，全臺灣還有許許多多的老師，像我老爸那樣，在沒有人注意到的小地方努力，在各個角落奉獻自己。他們讓孩子們覺得被愛、被關心，覺得在學校的每一分鐘都值得，覺得自己每天有進步，覺得未來有希望，因而對這個世界心存感激。

就要教師節了，謹以此文向所有努力不懈的老師們致敬。教師節快樂。